

回收武师傅

□鱼享

年后一个周日的中午，我在家里准备做饭，楼下传来“高价回收旧手机、旧家电、废铜烂铁硬板纸”的叫声。这个声音似曾相识，有点沙哑，但很沉稳，甚至有点中气十足的感觉。

我探头朝窗外喊：“师傅，等一下哦，我下来了。”小区里的回收站离我家有一段距离，过年前网购的各种物品的外包装纸箱，我索性都放在车库里了，还有一大堆利用假期时间整理出来的旧书籍。

到了楼下，却不见有人。是没听到我的喊声，到别幢楼去了？我从单元楼里走廊一边的小门进去，拉起我家车库朝南的卷帘门，发现那人就在门外等着。“以前收过你家的硬板纸，我就来这等了。”不等我开口，他“呵呵”笑着说。“你记得这么牢啊。”怪不得刚才听到叫声觉得似曾相识，原来以前他也来回收过。我不由地打量起他，瘦小、黝黑，60多岁的样子，发白的蓝上衣，却很干净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他好像姓武，从隔壁省来的，以前来回收时聊过。“你是武师傅？”我问。“你也记得这么牢啊。”他“哈哈”地笑，堆起一脸褶皱。

纸箱放得有点随意，武师傅一个个拆开，大的放下面，小的放上面，叠起来，用编织绳捆好。我一边整理，一边和他聊起来。

他有两个女儿、1个儿子。女儿都已成家，大女儿跟女婿去广州打工了，孩子在家乡上寄宿学校。

他说：“老师管得可严可好了，小孩学习好。”

“寄宿学校很贵吧。”我问。

“贵。”他手不停活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没办法啊，挣钱就是为了给孩子上学。我儿子小学读完就考进市里的学校，一直在市里读。我们啥也不管，只供他钱。”他的普通话很标准，几乎不带家乡口音。他还特别告诉我，说“市里的学校”就像舟山中学，除了户籍，每个县区都是少数尖子生才考得进。

“你儿子真厉害。”我由衷地夸赞。

“我们只供钱，啥也不管。”他又说了一遍，好像是为了强调他儿子真的很厉害。“我儿子读科技大学。”儿子显然是他的安慰和骄傲，他的脸上又浮现出笑容，抬起头看向远处。“去年底上海一家很厉害的科技公司叫我儿子去，我儿子说离大学毕业还有半年，最好再往上读读，工作的事再看情况。”他直起腰，拎了下捆好的硬纸板，看看捆住没。“年一过完，我们就出来了，想想年后第一茬，总能多收点吧。”他拍了拍衣服，望着捆成三捆的硬纸板。

“等儿子工作了，你们就可以轻松了。”我由衷地说。

我看到他三轮车上篮子里放着一把芹菜，叶子有点瘪。“以前我们自己在租的房子边种点菜，现在我老婆去船厂打工了，路很远，没时间种了。”

“船厂工资还好吧？”我问。

“星期天不休息，每月可以多挣七八百。我把二女儿一家都喊过来了，女儿、女婿都在船厂干。”他把塑料空瓶类的装进蛇皮袋，从三轮车上拿过来一个小磅秤。我说：“你随便称一下就行，我存这些东西，是因为懒，不是专门卖钱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不行呀，好好的东西，就应该值钱的。”

我把儿子以前订阅的《创新作文》《奇趣故事》和我自己浏览过的一些杂志都拿出来，问他周围有没有读小学的孩子和喜欢看书的人，要是有的话，这些都送给他。他连声说“有”。原来他二女儿的儿子正上三年级，而他们一家业余时间正好都喜欢看看书。“黑洞洞粗喇喇的手，喜欢翻书看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。”说着，他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。

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，原来是一个老客户打电话来叫他上门去收东西，他连声答应着，朝我挥挥手，跨上三轮车，向小区外骑去。三轮车已经装满了，他使劲踏着。我想以后再碰到，和他也算是熟人了吧，喊声“武师傅”也是很自然的了。

春风送暖

□翁盈昌

阳春三月，剃头师傅上街设摊，义务为老人理发，开展学雷锋活动，由此想起上世纪60年代，关于我学理发的一段有趣经历。

“癞头怕剃头，剃头怕癞头”是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，说的是癞头不愿意剃头，因为剃头师傅一不小心触碰到疮疤处，会疼痛难忍；剃头师傅碰到生癞头的人，不但臭气难闻，而且万一不小心碰到疮疤，脓血流出来，引得癞头谩骂，还得陪不是，何苦呢？

当时，全国正掀起学习雷锋好榜样热潮，我利用解放军施工部队进村之际，向住在我家里的指战员学习理发技术。每逢星期天，部队休整一天，指战员会整理内务、互相理发，或者帮助房东挑水、扫地……

有一天，指导员见我头发较长，就命令排长帮我理发。排长不敢，把推子和剃刀交给副连长。副连长观察我头型，也是前看后瞧，不敢马上下手。

“有困难吗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其实，理发也是一项技术活，我们只能给战士理平头，不会理你这样的西式头。”副连长慢条斯理地一刀一瞧，十分小心，惟恐出洋相。

“没关系的，只管大胆理好了。”我话锋一转，不耻下问，“副连长，我拜你为师，请你教我理发技术，我好为学生服务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副连长虚心地说，表示，“我们共同向雷锋同志学习吧。”

于是，他从如何推推子、拿梳子开始，到如何根据头型确定发型……边理边教，过了几个星期，还教我实操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虚心学习，我终于学得理发的最基本手势，由于学生理的也是平头，才能大胆地尝试。

“来，老师给你们剃头。”一天午休时间，我摆开崭新的老式剃头推子、老式理发剪刀等工具，叫来几位学生，开始给班上学生理发。起初技术还不过硬，用剪刀随便一剪，结果像田埂一样，高一坨低一坨。

虽然我理发技术蹩脚，但免费给学生服务，还是得到了不少学生拥护。他们高兴地排起长队，唱着“学习雷锋好榜样，忠于革命忠于党……愿做革命的螺丝钉，集体主义思想

放光芒……”女学生也来围观，其他班级投以好奇的目光。

“老师，给我阿弟剃剃好不好，他的头发像小娘一样披到肩了，已有好几个月没剃了。”班上一位贫困学生向我请求。

“好呀，你把他叫来，我给他先剃。”我满口答应。

这个一年级小学生被拉过来按到座位上，我帮他围上围布，站稳马步，在圆圆的头上“耕耘”。

“你这个头已有好几个月没剃了吧，头发全结块了，还有阵阵臭味。”我一边剃一边指导他，“老师告诉你，下次要多洗头，出汗了也不洗头，这个习惯不好。”

这个圆头圆脑的小家伙微微一笑，点头表示记住了。

根据头型，我先从他的两鬓和耳后分别开始往上推，再从前额往后理，剩下后脑勺一块时，我轻轻把他的头按一下，暗示他低头，孩子心领神会马上低下头。

“你整个头发打结比别人难剃，这一块结块更厉害，连推子也啃不进去。”我安慰孩子。

当我推到他后脑勺凹凸处时，推子明显推不上去，一用力，一块疮疤连同头发一起被掀起，脓血流了出来，一股臭气扑鼻而来，吓得围观学生捂鼻而逃。

“哎呀呀，痛死我啦……”小癞头痛得跳起来，拉掉围布，迅速逃跑……这个表现，活脱脱是个“癞头怕剃头，剃头怕癞头”的场景。

“快去老师办公室抽屉里拿消毒棉花球。”我赶紧指示旁边的班长。简单消毒后，我又陪“小癞头”去学校旁边的公社卫生院包扎。

借此机会，孩子的癞头医好了，变得更加活泼可爱。孩子的母亲逢人直夸，老师不但会理发，还自掏腰包帮他家孩子医好癞头。

从此，我的剃头服务范围从一个班扩大到全校，服务时间从午休延长到放晚学后。虽然我更加忙碌，但内心充满为大家服务的热情。因为我知道，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

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！”雷锋的这句话激励了我一辈子。